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男子汉故事



12478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男子汉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子汉故事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2初版(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184-0

I.男...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1326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男子汉故事

主 编: 何承伟

编 委: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184-0/G·027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93)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一乡之长

新官上任	2
惹火烧身	5
削职为民	12
福兮祸兮	13

无冕卫士

路见不平	17
是非颠倒	20
针锋相对	24
不屈不挠	27
还我公道	31

血性男儿

哀哀哭亡母	36
怪哉奇女郎	38
花坛失金镯	41
难解团团谜	42
夜闯咖啡馆	45
苦水诉不尽	47
血溅小雀街	52

诚实山民

勇斗熊瞎子	58
茅屋救弱女	61
男人与女人	64
情系雷雨夜	67
妹呀别怪哥	70

未了官司

难批的申请	74
棺材里活人	77
三进乡政府	80
两封群众信	83
狡诈的报复	87
官司打输了	90
获证再上告	93

怒砸校门

开门打恶狗	97
难坏老乡长	101
忍辱陈原委	104
挥泪留英才	106

空中拼搏

歹徒劫客机	111
女客遭残杀	114
设计巧周旋	117
斗敌显神功	124
风云多变化	130

大地旋风

捎来的媳妇	134
古怪的顾客	138
讨厌的“老三”	141
微笑的杀机	144
空前的复仇	150

第一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在一生中能干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就比没有远大理想的可怜虫有着更多的成功机会。



一乡之长

——一个汉子自述——



新官上任

北岭乡，是全县出名的穷乡，好几届来北岭乡的乡长都是拍着胸膛上任，拍拍屁股调出，本届乡长任期未滿就一再要求请调。一国不能无君，一乡不能无长。于是，上级派来一位代乡长。这位代乡长实际上就是乡长，只是等人大代表画圈圈罢了。

代乡长深知，要想代表们划圈圈不那么容易，得用政绩换取。人民代表大会就在下月召开，必须要在代理期间有所作为。

代乡长认为北岭乡穷主要是干部思想保守，而思想保守又是因为见识太少，于是决定组织大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大家都走，留谁管家？代乡长为此犯难了。他找过不少人，不是说不能胜任，就是说身体不好，都婉言谢绝。他觉得自己初来乍到，不好得罪人。代乡长降低标准突然想到土地管

理员小王。小王是去年才从农村招聘上来的，农未转非，职未转正，考验阶段的干部是最听话的，何况是乡领导亲自找。

代乡长找到小王说：“小王同志，这次三套班子的领导都出去，想叫你管管家。”小王问：“管家是做什么的？”“代理我的工作，一乡之长。”

代乡长说完这句话自觉不妥，担子太重，惟恐小王不肯挑，于是补充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该处理的你就处理，能解决的就解决，按政策原则办事，你就大胆地干吧。”

代乡长还在考虑如何给这个试用干部做些暗示性动员，以便让他接任，好向上级交代。岂料，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王答应得就像咬黄瓜一样干脆：“行，请领导放心。”

代乡长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找书记汇报。书记也说，给青年人压压担子是最好的锻炼，反正时间也不长，相信不会出什么乱子，就同意了代乡长的意见。于是第二天，乡里领导浩浩荡荡外出考察取经去了，小王代理了代乡长的工作，大家都叫他“代代乡长”。

小王，圆圆的脸儿，粗眉大眼，身体壮实，今年24岁，还没结婚。平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为乡政府灶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就常常到乡政府前公路边的粥亭去吃玉米粥。常来常往，小王对卖玉米粥的阿翠姑娘有点那个意思。

因为有了点意思，他就有事无事到粥亭里坐坐，有话无话找阿翠聊聊。阿翠小小王两岁，人很朴实。阿翠的母亲是个寡妇，只有阿翠这么个女儿，她恨不得阿翠早日成家，这男女间的事她是过来人，小王的举动她能看不出吗？她暗中鼓励阿翠主动进攻，说小王人不错，能嫁个干部，以后孤儿寡母也有依靠。可阿翠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脸红，谁知她心里想什么。小王照样吃粥，照样付钱；阿翠照样微笑，照样热情服务。

小王第一天上任，刚在办公室椅子上坐下，只听一声“代代

乡长”，通讯员小苏故意把音量提高八度，边喊边闯了进来。

小苏和小王两个人平时同住一间房，同煮一锅灶，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吃喝玩乐形影不离。小王故意板起脸，一本正经说：“小心，讽刺打击领导，我不处分你才怪！”小苏伸伸舌头：“好厉害的代代乡长。我提醒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对，这才是正经话。”小王连连点头，“有什么你就说，我们俩用不着弯山弯水。”

小苏忙“啪”一个立正：“报告代代乡长，外面有人来催账，请你去处理。”小苏非常清楚，对这事不用说小王为难，就是代乡长在家也难处理，财务那里连差旅费也没钱报销。

小王问：“什么账？”

“植树节那天，乡政府在红华饭店开了一桌饭。”

“多少钱？”

“烟酒饭菜、卡拉 OK，总共五百元。”

“哪些人参加？”

“具体不清楚，一共是十个，秘书签的字。”

“立即付款。”小王话音不高，却很果断。

“钱呢？”小苏摊开双手，“会计说，这个月连水电费都交不起，从哪里开支？”小王不假思索，语气铿锵地说：“今天不正发工资吗？叫会计查清，谁吃饭谁出钱，每人扣五十。”

小苏神色紧张地拉拉他说：“这……听说，代乡长他们都参加的。”小王把小苏推出门，说：“啰唆什么！去。”

小苏于是照样传达，财务照样办理。

红华饭店顺利收到这笔呆账，消息很快传开。接着，几家饭店、卡拉 OK 厅不失时机地接踵而来，都是催账。小苏再找小王，小王瞪小苏一眼说：“这类事不用再请示，办法照旧。”

小苏又照样传达，财务又照样处理。

抹完了一屁股账，小苏告诉小王：“秘书的工资连各种补贴

只剩下四十八元了。”小王说：“四十八元够吃了，我们乡农民每年人均收入才五百元，每月有多少？”小苏不再说什么，转身出门去了。

小王忙了一阵，肚子“闹革命”了，这才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饭，于是就到阿翠那里吃玉米粥去了。

惹火烧身

小王来到粥亭，阿翠脸上显出两个浅浅的迷人酒窝，笑眯眯地说：“小王，今天还吃玉米粥？”“怎么，不欢迎？”小王不待阿翠回答，拖过一张竹凳坐到饭桌边。“不是不欢迎，我是说，你当乡长了，还不上红华饭店？”

阿翠妈闻声凑过来：“小王，你当乡长了？”“别听阿翠乱讲，只是临时代理几天。”“哟，难怪今早街上人议论纷纷，说乡里有个代代乡长办事好干脆，我还打算去找他呢，原来是你。”

“妈，让小王吃了再说吧。”阿翠怕妈唠叨不停，端过粥盆，摆上几碟酸菜，说，“小王，今天免费招待，算是祝贺你。”“哟，当官有点好处啵，连卖玉米粥的姑娘都行贿啦。”小王开玩笑，又想把话题拉长逗逗阿翠。“谁说的，你是常客嘛。”阿翠腼腆一笑。“好，我这常客今后就长期来，你答应？”小王这完全是顺口溜出的笑话，可成熟的姑娘总是特别敏感，阿翠顿时脸红得像个苹果。

阿翠妈一听，乐得满脸绽开了花：“好啊好啊，我们是蚂蚁上墙——巴不得。可我们家……”不知为什么，阿翠妈的脸上突然晴转多云了。

小王说：“大婶，你不是说想去找我吗？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咳！”阿翠妈满脸愁容，长叹一声，“你看前面那个红华饭店……”“呵！”代代乡长突然悟过来，“大婶，这事明天给你

解决。”

阿翠在一旁听了心里想：这代代乡长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她没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只是瞅了他一下。

小王急急吞下两碗玉米粥，就匆匆出门去了。小王是土地管理员，阿翠妈提的这件事他怎么不清楚？

去年，公路国道线改建，决定修通北岭镇头，那片荒岭原来是野猪豺狼场所，一下子变成黄金宝地，群众一哄而起，都到路两旁占地建房，谁都懂得“要想富靠大路”的道理。那时小王刚被招聘到乡里，跟着土地助理喊破了喉咙，才把那占路建房的风头压下去。

阿翠家那两间泥房就在路边，周围种下荆棘刺竹围成篱笆墙。母女俩挖掉靠路一边的竹茺，也想占个门面。经政府动员，阿翠家也和其他群众一样，房基地统统退出距路15米外。然后母女俩请来亲戚朋友帮工，筑了一间泥巴房，做起卖玉米粥的小生意。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房基地又逐步向公路靠拢。公路指挥部多次找乡政府，乡政府三令五申都制止不下，因此公路两旁的排水工程至今无法施工。

阿翠家的粥亭地处丁字路口，是难得的黄金地带。而现在前面被红华饭店堵住，生意哪能兴隆？

阿翠妈找红华饭店的老板论理，老板说：“我不占你地，你家的路原来也不往这边走。违章建筑有上级处理，这事与你无关。”

阿翠妈找上级反映，跑断两条腿还是无济于事，红华饭店的污水照样往她这边流，煤渣、垃圾照样往她这边倒。

红华饭店原来是几根木柱，油毛毡盖顶，但不到一个月就砌上灰砂砖墙，盖上了红瓦。阿翠母女俩就躲在那房背后卖粥，你说窝囊不窝囊，受气不受气？为这，阿翠妈的眼泪流了又干，干

了又流。

小王从粥亭出来，拐个弯，进了红华饭店。饭店刘老板迎上来笑道：“王乡长，可把你盼来啦，请坐请坐。”

这个刘老板，消息真灵通，小王今早才上任，他前天就知道了。他到乡政府催账其实并不抱结账希望，目的是认识认识这位代代乡长，试探一下红华饭店的基地问题。不料小王把账结得那么干脆，他也不好再去了。此刻，刘老板边端凳子边向内喊：“上茶、上烟、上菜！”“不啦，我已经吃过了。”小王连坐也不坐，就问，“刘老板，上个月乡政府送来的通知你看过了没有？”“看过了，看过了，乡政府的通告我能不认真看吗？只是……”

“看过就好。”小王打断刘老板的话，“按通告办理，你这饭店今天要拆除。好啦，我还有事，明天见。”刘老板还想说什么，小王走了。刘老板望着小王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小人得志！”

小王离开红华饭店，又去了路两旁的其他粉摊、饭店、水果店、烟酒店。小王对每一家都很熟悉，上个月乡政府的通告是他和小苏挨家挨户送去的，而且到每家都说得口水干了才出门。不过今天小王干脆多了，到每一家都像到刘老板家一样，通知完了就走，屁股没有沾过板凳，也没有喝过一口茶水。

做完这一切，小王借了一部单车，一溜烟就往县城跑。再从县城回到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他狼吞虎咽地把厨房里的饭菜吃光后，也不惊醒小苏，倒下头，一觉睡到大天亮。

醒来后，小王一骨碌爬起来，冲着对面床上的小苏喊：“快起来，还做什么美梦。”小苏睡眠惺忪地望着小王那乱七八糟的床，问：“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是不是到粥店幽会去了？”

小王过去伸手把小苏的被子一掀：“你少废话，快起来，通知全体干部到会议室开会。”“什么时候？”“现在。”“现在？”小苏指了指桌上的闹钟：“我的代代乡长，现在才六点钟。”

但小苏说归说、做归做，他脸也顾不得洗，就挨家挨户去拍门通知了。

一会儿，在家的干部一下子都齐刷刷地来到了会场，大家都想看看这新官上任今天要烧哪一把火。

小王见大家到齐了，就开门见山说：“乡政府关于禁止在公路两旁乱搭乱盖的通告，昨天到期，现在大家分头到各家各户检查落实情况，立即回来汇报。”

很多干部都把这通告忘掉了，经代代乡长一提，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也难怪，过去这类通告不知发过多少次，哪次都是发完就完了，很少有人再过问。所以此刻大家议论纷纷，很多同志说，这事难度大，还是等领导班子考察回来再说吧。但小王坚决摇头，说：“不能等，领导回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大家不好再说什么，而且想想也只是去了解情况，回来汇报就算交差了事。

不到半个小时，小王派出去的这些干部陆续回来了。情况不妙，没有一家拆迁。小王问：“为什么？”干部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

小王转向小苏：“你说。”小苏吞吞吐吐说：“我……我问了几家，都说……说……红华饭店……”小王火了：“你今天是怎么啦，讲话就像水中打屁？”小苏不乐意了：好你个代代乡长，就只能拿我出气？那好，我就照实说，看你怎样。小苏壮着胆子站起来，说：“很多人都说，你们干部专拣软的欺，红华饭店谁敢碰？红华饭店老板硬气得很，理也不理。”

小苏一开口，大家也就七嘴八舌说开了，纷纷反映，很多店家老板都说，“只要红华饭店拆，我们马上拆”。

“果然不出所料。”小王自言自语，他沉思片刻，突然站起，手一挥：“走！就从红华饭店开刀！”

“小王，你、你敢？”小苏惊恐地望着小王，大家也瞪大眼睛盯着这位才当了一天代代乡长的年轻人。小王斩钉截铁说：“废

话！执行乡政府的决定都不敢，我还当什么乡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快走！”

小王大步流星走在前，大家小心翼翼跟后，谁都知道拆除红华饭店简直就像炸掉一座钢筋桥。

红华饭店的刘老板，是正宗的本地人，真名刘壮，别名刘闯，这是朋友们借洪湖赤卫队刘队长的威对他的尊称，每次酒席上，只要朋友们唱那句“刘队长有胆量”的歌，他都连干三杯，脸不变色心不跳。刘老板今年还未满三十，老板娘就换了三个，一个比一个“骚”气蓬勃。据他酒后吐真言，下半场还要换人呢。刘老板生得牛高马大，虽无文才，但有武功，自称老大，手下还有十多名干将。刘老板外交手段不得了，经常和一些“大盖帽”拍肩，彼此称兄道弟。前年他持刀逞强，险些断送一个果园职工的性命，可被捕进牢不到半个月就出来了，还专门有车接，一路鞭炮齐鸣，比老百姓的婚礼还热闹。常言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乡干部谁也不敢惹他。再说，刘老板还有一个姐夫在乡里任常务副书记，虽是个“副”字，他也没给过这个小舅子什么特殊恩惠，但就这关系，也着实对刘老板产生强势效应。

小王等一行一袋烟工夫就到了红华饭店。这时，在红华饭店门口坐着的，是刘老板的第三任老板娘，她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对三角势利眼转来转去，像是专门在等候什么人。

老板娘见了小王一帮人，满脸堆笑：“哟，今天是王乡长请客吧，大家请进屋喝茶抽烟。”她一边说，一边扭着黄蜂腰走过来，动手就要拉小王。

“刘老板呢？”小王淡淡地问。他对那股胭脂味有过敏症，把脸掉过一边，顺便把这红华饭店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扫了一眼。“你问我们刘闯呀，”老板娘故意把重音落在“刘闯”两字上，“他骑摩托出去了。说是要请几个朋友来家喝酒，还有公安呢。大家先坐，等会一起聚聚嘛。你们都是我姐夫手下的干部，到我们

家也就等于到我姐夫家，大家别客气。”

小王不想听她啰唆，就问：“老板娘，昨天不是对你们说要搬这饭店吗？刚才乡政府的小苏又来通知，你们怎么还不动手？”“王乡长，我们家大业大，怎么能说搬就搬？现在忙着呢，没有人手，等我姐夫回来再说吧。”老板娘左一个“姐夫”，右一个“姐夫”，根本不把这个代代乡长放在眼里。

“没有人手好办，乡干部都来了，大家一起帮你动动手，老板娘慷慨供应些茶水就行了。”小王说着转身就下达命令：“大家动手，先搬家具，后拆砖瓦！”

“谁敢动手！”小王话音未落，刘老板像一尊凶神跳出来，把大家吓出一身冷汗。刘老板左手叉腰，右手食指直点到小王的额门：“姓王的，你算老几？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你就怪不得我了！”

小王纹丝不动，语气平和地说：“这话该我对你说才是。我们这是执行公务，请你知趣点。”“实话告诉你吧，”刘老板一屁股坐下，把凳子压得吱吱响，“这饭店是我姐夫同意办的，怎么处理他说了算！”

小王早就料到刘老板会端出他姐夫这张王牌。刘老板这位在乡党委任副书记的姐夫姓陈，小王严肃地对刘老板说：“我也实话告诉你吧，乡里关于严禁乱搭乱盖的通告，就是你姐夫陈副书记亲自签发的，这分量哪轻哪重你自己掂掂。何况陈副书记同意你办红华饭店，并不等于同意你违章建房。不要以为苍蝇落到老虎屁股上就安全了，只要它是苍蝇，就是躲到老虎嘴里，我们也要把它拍掉。刘老板，还是明智一点吧。”

刘老板嘶哑地狂吼道：“老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明智，只知道谁触犯我的利益，我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简直是无法无天！”小王忍无可忍，转身喝道，“大家赶快动手，强行拆除，有问题我负责！”可是一看，乡干部大部分已无影

无踪，围观的群众倒是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阿翠母女俩躲在人群里为小王担惊受怕，后悔昨天不该对他提这事。阿翠几次想上前拉出小王，母亲都把她拽住，她怕事情连累到自家，孤儿寡母得罪不起这样的恶人。

此时，刘老板就像斗赢了的公鸡，昂首高叫：“来呀，不怕死的就动手。哼，我让你们来一个倒一个，来两个倒一双！”

这恶棍如此嚣张，把通讯员小苏激怒了：“拆！”他一跃跳到一张桌上，“咔嚓”一声先把墙上的电源切断，转身跳下，正要去推冰柜，刘老板一个“饿虎扑羊”向小苏扑过去，小苏一侧身，刘老板扑了个空，小苏拔腿就往外跑。刘老板有两手真功夫，转身一个“扫堂腿”，把小苏扫个倒栽葱，随后“嗖”的一声从腰间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对准小苏的背部就要狠狠往下戳。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此时，小王一个箭步冲过去，“海底捞月”一个“通天炮”，不偏不倚正好打中刘老板右手臂的麻筋，刘老板手中的尖刀“咣啷”一声落地，小王顺势把刘老板扭了个反剪，一甩，刘老板被甩到两米远的墙上，“嘭”地一声当即撞断了两颗门牙，顿时瘫倒在地爬不起来了。小王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他自己也没想到参加民兵训练学到的这一手，竟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老板娘见男人吃了亏，哭喊起来：“打死人啦！救命，救命呀！”尽管她喊得昏天黑地，围观的群众早已跑得精光，没办法，她只好喊几个饭店打杂的，用一架破牛车把刘老板送往医院。

这时，公路上“嘟嘟嘟嘟”开来一辆大铲车，这是小王昨天在县城约好的。小王指挥大家把饭店里的家具搬出，然后“轰隆轰隆”不到半个小时红华饭店就被铲成平地。

小苏兴奋地拉过小王：“代代乡长，你看！”小王一望，路两旁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那些乱搭乱盖的建筑物，都纷纷在被拆除。